



京

+

THE AGE OF THE
VIKINGS

+

代

维

+

时



ANDERS
WINROTH



从狂战士到
海上贸易的开拓者

From
Berserker to
Blazer of Maritime Trade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瑞典] 安德斯·温罗特 著 王蓉 译

京

+

THE AGE OF THE
VIKINGS

+

代

维

+



+

时

ANDERS
WINROTH

从狂战士到
海上贸易的开拓者

From
Berserker to
Blazer of Maritime Trade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瑞典] 安德斯·温罗特 —— 著 王蓉 ——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维京时代/(瑞典)安德斯·温罗特著;王蓉译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

书名原文:The Age of the Vikings

ISBN 978-7-5520-2503-3

I. ①维… II. ①安… ②王… III. ①北欧—中世纪
史—通俗读物 IV. ①K53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45776号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09-2018-1042

The Age of the Vikings by Anders Winroth

Copyright © 2014 b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through Bardon 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8 Beijing Paper Jump Cultural Development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未经出版方书面许可,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任何形式、通过任何电子或机械方式(复印、录音,或通过任何信息存储和检索系统)复制或传输

维京时代

The Age of the Vikings

著 者:[瑞典]安德斯·温罗特(Anders Winroth)

译 者:王 蓉

总 策 划:纸间悦动 刘 科

策 划 人:唐云松 熊文霞

责任编辑:刘欢欣

特约编辑:倪谦谦

封面设计:xtangs@foxmail.com

出版发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顺昌路622号 邮编200025

电话总机021-63315900 销售热线021-53063735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

印 刷:鑫艺佳利(天津)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印 张:10.375

字 数:232千字

插 页:4

版 次:2019年1月第1版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20-2503-3/K·476

定价:6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第一章	引言：北方人的狂怒	1
第二章	暴行肆虐的时代	15
第三章	留里克在家守候，留里克远走奔波：维京时代大迁移	51
第四章	舰、船、后世摆渡	82
第五章	铸币、丝绸和鲱鱼：维京时代的北欧贸易	115
第六章	领主的王者之路	153
第七章	农场为家	183
第八章	北欧人的信仰	209
第九章	艺术与文字	245
第十章	后记：维京时代的终结	278
拓展文献	285	
致谢	293	
注释	295	
参考文献	313	

第一章

引言：北方人的狂怒

领主终是落座于高位。勇士们坐在大厅里的长凳上热切地期待着，盼望着。柴火噼噼啪啪地响着，勇士们边烤火取暖边大口大口痛饮着源源不断供应的蜂蜜酒。侍女们今年秋天可是花了好几周的时间来搅拌蜂蜜和水，才将酒桶全都装满，足够用来庆祝领主为耶鲁节*筹备的盛会了。这可是隆冬时节古代斯堪的纳维亚的传统节日。现在身着盛装的领主就坐在那里，他在想为何手下享有英名的勇士们却只能喝到这样粗制的酒，难道他们在法兰克王国成就了创举之后，还不配得到更好的待遇吗？去年夏天他们难道没有从酒香浓郁的修道院地窖中拖回来一桶桶法兰克人的上好葡萄酒？还是说他们为此付出的血的代价还不够？

酒罐的外观看起来匀称美观，与他们中大多数人之前使用的粗陋的当地土罐完全不同。仅这一点就让大厅里吵闹的勇士们很快安静了下来。酒罐上装饰着锡箔横纹，横纹间整齐地列着一排排菱形块。用这样精美的容器来盛放异国美酒再合适不过了。领主最先端

* 耶鲁节（Yule）与北欧国家表示圣诞节的一词同源，但也是对北欧国家冬季一系列节日的总称。——译者注

起酒杯，他手拿嵌有蓝色玻璃的酒杯，杯子上还挂着精致的珠串。接着，享有荣誉座位的勇士会拿到与领主手中的酒杯配套的玻璃杯。剩下的勇士们则用牛角或普通的大杯来畅饮。不过此时所有人都用葡萄酒代替了蜂蜜酒，共同庆祝他们夏天出行抢掠时所表现出的英勇无畏与最终取得的惊人成就。一些勇士认出领主手中的玻璃杯是在他们刚刚扫荡了海泽比（Hedeby）后回来的路上购买的。为此，他们不禁开始耳语，说那泛着蓝光的玻璃杯其实来自一个十分遥远的、名叫埃及的王国。当时领主讲价讲了好半天，最后才用几乎能买一艘长船的价钱买下这只玻璃杯。



这是一只在高速旋转的陶轮上制成的精美陶罐，产于法兰克王国，却是在瑞典比尔卡（Birka）的一座墓里被发现的。上面的图案由轻薄的锡箔装饰而成，照片由贡内尔·詹森拍摄（图片来源：位于斯德哥尔摩的瑞典国家历史博物馆）

喝惯了粗制酒，一些勇士还不熟悉葡萄酒的口感。他们的领主多么伟大，竟慷慨大方地与他们共享这琼浆玉液！而领主看起来也的确是个领主的样子：披风上绣着猎豹，缝着银色亮片，而且是用柔软光亮的狐皮收的边。他头戴丝绸帽，背靠丝绒枕。枕上还绣着一幅精美的画。画上是一列游行的队伍，有人，有马，有车。他身旁立着一把仪式上用的斧头，上面镶着无数银丝，勾画出栩栩如生的动物图案。这才是真正的领主！他从哪里弄到这么多精致的玩意儿？几乎没有勇士如此近距离地看过这一类奢华物件。他们从未见过这么油光锃亮的狐狸皮，也从未摸过如此闪耀发光的衣物。

大厅里的勇士，并非每位都在去年夏天追随这位领主出海远航，抓住了去法兰克王国那么好的机会。在这次领主的盛宴上，有许多新面孔。他们会听到有经验的勇士炫耀说，明年夏天又将如何跟随领主一同血洗法兰克和英格兰，又或是西班牙的摩尔人，到时他们一定能得到一笔意想不到的财富。

刚过去的这个夏天，他们其实没那么走运。有位领主派出了手下三艘船，但最后只回来了一艘，领头的人也没有回来，他已战死沙场。传言说，当时弗里西人*突然发起了抵抗反击。没有人知道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那些侥幸回来的人也不愿再提起。

该端上美食了，不过须先为诸神奉上。领主宰杀了祭牲，鲜血直流到地上，随即他又往上面倒了些葡萄酒。他在指间夹了一小片金箔，高举起来让众人瞻仰。坐得最近的勇士也只能辨清上面是一

* 弗里西人：古代位于现今荷兰及德国境内靠近北海南部地区的一族人，属于在荷兰、德意志及丹麦紧邻北海海岸生活的日耳曼人的一支。目前主要分布于弗里斯兰省境内，其使用的语言为弗里西语。——译者注

对夫妇相拥的压花图案而已。最后，领主将金箔贴在一根支撑屋顶的柱子上。并不是每位勇士都清楚这场仪式的意义，不过他们确信这一定是有益的。作为牺牲的羔羊被拿出去烤，其他的美食也一并端了上来：大块大块的烤肉，一大锅一大锅盛得满满的煮鱼，还有甜食。勇士们尽情享用这丰盛的美味，满心欢喜。在这位声名显赫的领主举办的盛宴上，当然谁都不需要自带食物！

盛餐过后，酒足饭饱，人人都悠闲地砸着坚果坚硬的外壳，品尝着里面甜甜的果实，全当是餐后甜点了。不过，领主及其亲信的坚果更大，也更容易剥，毕竟壳更软更薄。难道说里面的果实也更香甜？大厅里的勇士几乎没几个吃过这样的异国坚果，什么“威尔士”坚果或“核桃”。他们中的有些人记得，上次看见的核桃还是被放入前一位伟大领主气势恢宏的陵墓中的那一枚。

那场葬礼还真是壮观：领主的遗体就停放在一艘巨大而华丽的船上，船上装饰着精致的木雕。这艘船会将他送到后世世界。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的儿子竟愿意使用如此大的一艘船。不过，也有闲言碎语说，这艘船无论如何都不能再出海了，它翻过两次，溺死了领主的兄弟。领主的儿子还宰杀了不计其数的马作为陪葬品放在船头。人们谈论着，这样一来，在盖土成墓前甲板上该有多大的一片血海呀。而作为纪念，盖土后桅杆依然会露出地面。

吟游诗人站在大厅中间，大厅里有些吵闹，勇士们还没完全安静下来，但大多数人都听得见。诗人对着领主吟诵道：“请听我的诗，海潮翻涌。我知道这诗该如何作。”这位诗人的作品非常动人。听他的口音，是个冰岛人。大家都知道，冰岛人都是最优秀的吟游诗人。勇士们沉醉在诗人吟诵的悦耳诗篇中，陶醉在那节奏、头韵、

尾韵、不完全韵和半谐韵中，不过他们却不太懂每一诗节讲的是什
么。语序如此反常，押韵变化如此复杂，富有诗意的婉转表达也太
令人费解。深蓝……究竟指什么？受伤的天鹅又是什么？巨人的餐
食？不过，这些诗句显然是在赞颂去年夏天维京探险所取得的成就。
勇士们能辨别出一些词语：法兰克人、火、金子、马匹和渡鸦。有
个勇士突然说了声：“我们在法兰克王国还真让渡鸦饱餐了一顿！”
当时他也是突然明白，这便是一个诗节中某些诗句的谜底。他的话
引发了满堂的欢呼喝彩，而诗人只得暂时停了下来。

在古代北欧诗歌中，喂食渡鸦（也诗意地称为“受伤的天鹅”）
指的是杀死敌人，因为这样便能让以腐肉为食的飞禽走兽饱餐一顿。
醉醺醺的勇士们想要弄明白这些词的深意是很困难的，毕竟这位冰
岛诗人不仅在诗歌式的表达上卓越超群，而且用了反常的语序和独
特的用语。开篇的诗句还比较容易理解，因为吟游诗人策略性地使
用了简单易懂的表达，在结尾处毫无疑问也是如此。因为当他吟诵
到赞颂领主的恢宏诗句时，无论是他的动作还是语调变化，表意都
十分清晰。

领主从自己手臂上取下一只金臂环奖励给诗人。对寄予厚望的
勇士们他也毫不吝啬，为赞赏他们的英勇忠诚，他会奖给他们金臂
环、银臂环、有着装饰精美的尖尾圆头的剑、衣服、头盔、护身铠
甲及护盾。就算是刚来的新人，根据他们作为勇士的不同级别和对
领主的承诺，也会收到领主送给他们的象征新友谊的礼物，而大部
分礼物都是武器。

今晚，每个人都很开心。他们吃喝得尽兴，似懂非懂地听了自
己觉得很棒的诗歌，还能骄傲地戴上新臂环，拿上新佩剑。而这些

奖励就如同在向每个人宣告他们是这位伟大领主所珍视的朋友。今年冬天，男人们花了数月时间建造起一艘更加坚固的新船，为明年夏天的抢掠季做准备。女奴和侍女也需要投入数百个日日夜夜来编织巨大的羊毛帆，不过这张帆一定会物有所值的。新船不仅航行速度更快，其高大坚挺也定会让领主威名远扬，从而激励更多的勇士自愿成为船员，加入战斗。

领主当然能轻松地负担起这些开销，毕竟去年夏天他积攒了那么多金银财宝。有些是他直接从修道院、教堂和民舍中抢来的，有些是他用不袭击的承诺从那些倒霉的欧洲人手中换来的，有些则是通过售卖他俘虏的奴隶赚来的。这位领主过得不错，手下有这样一群忠心耿耿的勇士，而且勇士们都非常期待去远航，去为他们的领主战斗，哪怕是付出生命的代价。他们都期待着春天一来就再去欧洲抢掠。

一切都始于领主大厅里的盛宴。维京人的抢夺从这里开始。勇士们尽情啖饮，接受领主赠送的礼物。美味、美酒和精美礼物无不激发着他们心中对领主的忠诚与情义。盛宴结束时，还会分发战利品作为礼物，这无疑又为明年新一轮的掠夺埋下了伏笔。勇士们热爱他们慷慨大方的领主，毕竟领主为他们备上了美食、美酒，安排了助兴节目，还赏给他们珠宝和武器。作为回报，他们也乐意为领主奉上自己的忠心与勇武。尽管维京时代最引人瞩目也最为人熟知的是被抢夺的欧洲各强国所遭受的耻辱、维京人从修道院抢来的大批财宝，以及维京人与欧洲人之间的重大战役。然而，真实的故事都是从北欧领主的大厅开始的。这些大厅是中世纪早期斯堪的纳维亚权力版图上的焦点。每个大厅都是其荣耀、价值及名誉的核心，

既是领主统治的中心，也是其权力的核心。

古时，丹麦国王赫罗斯加（Hrothgar）就曾住在最富丽堂皇的鹿厅。至少，鹿厅存在于维京时期《贝奥武夫》（*Beowulf*）* 史诗的构想中。与贝奥武夫齐名的瑞典勇士来到鹿厅做客时，他们深深地震撼于这座高大雄伟、世界闻名的鹿厅。鹿厅由赫罗斯加亲自主持修建，这也使得他从此声名大振，名垂青史。史诗中详细描述了鹿厅的辉煌壮丽与卓越超群，它既是赫罗斯加炫耀的资本，又是他权力的基础，这恰恰是他建造这座大厅的初衷。他正是想修建一座让人过目难忘、足以声名远扬的大厅，一座能够让勇士们齐聚一堂、尽享领主热情款待与慷慨恩赐的大厅。¹

领主们所建的大厅遍布北欧各地。考古学家已经发现了很多在北欧残留的遗迹，但这些遗迹也只能让我们知道中世纪早期的斯堪的纳维亚有多少名军事首领在竞相争夺权力。每位领主都格外看重自己的大厅，总是尽其所能地将大厅建得更大更高，也尽可能地将其装潢得美观华丽。即便不像想象中的鹿厅那样金碧辉煌，至少也会装饰些漆木雕、武器及其他饰物。

自中世纪早期开始，斯堪的纳维亚领主的大厅便是北欧最大的建筑。位于丹麦西兰岛的莱尔（Lejre）的领主大厅是其中最大的，长宽各 48.5 米，高 11.5 米。除了一些柱洞底部的木头碎片外，这座伟大的建筑再没留下什么。除了土壤里留下的地基痕迹外，领主曾经的骄傲自豪已经淹没在时间洪流中。不过，这些痕迹足够让我们了解这座大厅的规格，也让我们知道大厅建造得相当结实牢固。有

* 《贝奥武夫》是迄今为止关于英国盎格鲁-撒克逊时期最古老、最长的一部较完整的文学作品，讲述了斯堪的纳维亚的英雄贝奥武夫的英勇事迹。——译者注

坚固的木柱支撑起屋顶，还有约 1.8 米厚的墙体，材料也都是从森林中砍伐的原木。如此便建成了高大壮观的大厅。经考古学家考察，莱尔的这座大厅屋顶最少有 10 米高，由两排柱子从内部支撑，墙上还有柱子固定，每面墙需要 22 块倾斜的木板从两侧支撑，每两块木板的间距为 1.5 米。大厅中间省去了两组屋顶大梁，空出约 9.5 平方米的一大块地方，其中一侧有壁炉用来生火。²

这块空间对莱尔领主的政治权力至关重要。他王座般的座椅就摆在那里，上面装饰着丰富的木雕，可能还漆有精美的图案。维京时代的斯堪的纳维亚工匠善于制作美妙绝伦的木雕。在挪威奥塞贝格（Oseberg）的一个墓穴中出土的一些家具就是例证。这些家具上有雕工精细的龙，龙的眼睛炯炯有神，龙尾盘绕蜷曲，形成繁复的交错缠绕的图案。领主周围聚集着骁勇善战的勇士，他们会坐在《贝奥武夫》中提到的“蜂蜜酒长凳”上，享受着领主的热情款待。除了蜂蜜酒，当然还有其他醇香的美酒美味和精彩的助兴表演。就在这里，维京海盗们首次作为领主的勇士齐聚一堂，臣服于他们的领主。这里激发了他们的忠诚之心、友谊之情和兄弟情义。他们在这里发誓将会团结一心、福祸相依。在这充满浓郁蜜酒香气的大厅里，斯堪的纳维亚的勇士们尽情宴饮，共同享受美好的时光。领主的慷慨大方与鲜衣美食让他们印象深刻。每当一起畅饮时，他们便会再次感受到彼此间的团结凝聚，以及他们对领主的忠心。

我们将从领主大厅开始探索维京时代的历史，就如同维京抢掠是从欧洲开始的一样。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那段历史的方方面面都紧紧缠绕在一起：政治、军事、贸易、农业、地理开拓、宗教、艺术和文学，等等。我们将紧随这些线索，从大厅出发去探索中世

纪早期的世界。有时也许会追寻到更加遥远的地方，会到异国他乡，如中亚的花刺子模、美洲的纽芬兰岛、西班牙西南部的塞维利亚，或是俄罗斯北岸的白海。在欧洲人的眼中，维京人是圣谕中所言来自世界尽头的恶魔。可事实上，维京人深深扎根于中世纪早期的欧洲社会中，是不可分割的社会组成部分。

我们依然会被维京人和他们冒险探索的故事深深吸引。那些戴着兽角头盔的野蛮人，凶残地挥舞着锃亮的佩剑和锋利的斧子，突然袭击了林迪斯法恩（Lindisfarne）、汉堡（Hamburg）、巴黎、塞维利亚和南特（Nantes）。所到之处，奸淫掳掠，屠戮破坏，无所不为，各王国尽数覆灭，欧洲变成一片废墟。总而言之，维京人激发了我们的想象力。我们在脑海中勾勒出这样的画面，他们大肆屠杀，无视男女、老幼或贫贱。我们想象他们是男子气概十足的英雄，会为了己私利变得残暴凶狠，还信仰着诡异的宗教，需要用遭受极刑的血淋淋的牺牲作为祭品。正如同我们作为社会群体始终会对暴力感到担忧，却又与暴力之间存有千丝万缕的复杂关系，我们对维京人的感情也很复杂，既着迷又抵触。我们同情并缅怀那些无助的受害者，对冷酷的屠杀感到反感，但我们依然情不自禁地仰慕着维京人的力量、勇气与男子气概。

维京人也的确表现出积极的一面：我们愿意将他们想成年轻气盛、英勇不凡、充满激情的冒险者，对旅行和开拓有执着的追求。我们把他们看作成就非凡、无所畏惧的发现者，他们横渡大西洋的时间比哥伦布还早 500 年。在欧洲的另一边，他们在俄罗斯的河川中航行，找到了通往中亚和阿拉伯哈里王朝的陆上贸易之路，这是经丝绸之路直接连通中国的道路。新的贸易路线让作为贸易者与商

人的维京人获得了巨大财富。

维京人虽嗜血暴力，可名声还是较为积极正面的，而维京人的形象也不断地以更富创造性的方式用于隐喻象征和市场营销中。与维京人有关的商标被用来推广鲱鱼、碱液泡制的鳕鱼、游船、电子游戏、厨房内饰、电动工具，以及美国明尼苏达州的国家橄榄球联盟球队。一套应用广泛的计算机通信标准就借用了著名维京国王的名字，还有许多乐队，尤其是那些钟情于不同类型重金属音乐的乐队，似乎也是从北欧文化和传说中取的乐队名字。维京主题的电影、电视剧和纪录片吸引了一大批观众，而关于维京史的大学课程几乎是座无虚席。维京的概念被消费得越多，维京人的形象便越让人着迷。他们激发了一种混合着男子气概、勇武力量、冒险精神与北方热情的魅力。

但我们真的了解维京人吗？清楚地知道他们是谁，做了些什么，为什么而奋斗吗？当代人的文化想象只捕捉到了维京人的某些方面，而我们认为自己知道的也是有失偏颇、夸大其词，或是存有误解的。首先，他们标志性的兽角头盔从未存在过。就算有的话，至少也是在1876年瓦格纳（Wagner）的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首演之后。³ 我们一直重复着类似的神话，但一些关于维京人的精彩故事却很少或从未有人讲过。

维京人十分残暴，甚至是残忍的。他们将俘虏充为奴隶，残杀无辜，掠夺了大半个欧洲，其中也包括斯堪的纳维亚本土。他们嗜血成性，这一点我们无可否认。但我们应该去理解他们是在什么样的情形下这样做的，以及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他们并不是简单粗暴的杀人机器。整个中世纪时期就是充满血腥和暴力的，尤其是

在中世纪早期国家还未成型的时候。在那个时代，暴力对政治经济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即便是所谓的文明统治者，比如查理曼（Charlemagne）*和早期的英格兰国王，统治时也用的是和维京人一样的暴力手段，只不过规模更大。⁴

在这充满血腥暴力、弥漫战火硝烟的时期，维京时代带来了短暂的文化、宗教及政治统治的辉煌。斯堪的纳维亚与欧洲密切的联系所激发的不只是加之于欧洲受害者身上的“北方人的狂怒”，也有欧洲文化与政治对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一系列影响。北方人对此积极回应，创造性地吸收。他们的文学繁荣兴盛，一些复杂性较高的诗歌几乎是无与伦比的。在维京时代，斯堪的纳维亚的装饰艺术也蓬勃发展起来，大多艺术品都出自当地工匠和手工艺人之手，而他们都来自商贸繁荣的城镇或雄心勃勃统治者的宫廷。维京时代的一些斯堪的纳维亚人接受了新的时兴宗教基督教，而另一些人则谋划着复兴原来的宗教。阿拉伯帝国崛起之后，在亚欧大陆新经济模式的刺激下，波罗的海和北海上的商贸活动也迎来了空前繁盛的时期。主要由斯堪的纳维亚人和其他北欧人控制的商贸交易不但给波罗的海地区带来无尽的财富（其中包括从阿富汗丰富银矿中采掘原料、在阿拉伯铸造的银器），而且引进了各式各样的异国商品货物。领主们用埃及的玻璃杯饮着莱茵河流域产的红酒，从中亚和印度得到世界上最坚硬的钢铁来铸剑，身穿中国丝绸，穿戴印度宝石，慷慨地与他们视为朋友的勇士分享所得财富。这一切都令人印象深刻。维京抢掠也是财富的一种来源，而这带给他们的不只是西方的铸币。

* 法兰克王国加洛林王王国王（768—814）。——译者注

的确有很多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硬币留在斯堪的纳维亚，而且比不列颠群岛留存的还多，同时还有其他的珍贵物品，比如从西欧教堂金库抢来的珠宝、丝绸和金银。

斯堪的纳维亚人所积累的财富创造性地被用于巩固地区的政治经济。领主们将所获财富赠送给勇士，勇士们心怀感恩地收下礼物，由此激发了友谊之情与忠诚之心。同样，联姻、血缘关系以及同一宗教信仰也会用于建立和巩固勇士对领主的效忠之义。每位领主都想建立尽可能优秀强大的属于自己的军队，因此，他们暗自就谁才是最令人印象深刻、最慷慨大方、最能言善道、最能笼络人心的领主展开较量，也在比谁能送出最多的礼物。这样的较量也包括实力相当的领主间公开的暴力冲突。就这样，政治力量不断相互比拼、交替，如同万花筒般千变万化。一些领主折戟沉沙，一些不得不去别处实现野心，还有一些脱颖而出，实力越来越强。待动荡平息下来，到了公元 1000 年左右，斯堪的纳维亚的三个中世纪王国形成了。

一些斯堪的纳维亚人从北方迁居到俄罗斯、法兰西、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等地。他们带去的不仅是雄心壮志，还有语言和风俗习惯，如此一来，他们便从根本上改变了所居之地。也有些人迁到冰岛、格陵兰岛，或在纽芬兰岛做短暂停留，将北欧文化传遍北大西洋地区。维京人横跨大西洋的迁移、长距离的贸易及劫掠，如若没有坚固迅捷的航船，是无法实现的。就在维京时代开始之前，斯堪的纳维亚人才开始学着造船，并为其装上高高的船帆。他们非常清楚船的重要性，而且创作了有关船的富有想象力的故事和神话传说。

本书介绍了 8 世纪末至 11 世纪维京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主要做出的努力和尝试。这一时期也让欧洲其他地区的人们首次对北边的邻居有了更多的了解，而不只是笼统的印象。他们很快便开始特别惧怕这些邻居，因为这些斯堪的纳维亚人发现沿着海岸、顺着河流进行抢掠更容易获得财富。维京人的长船在此方面有着不可估量的优势：能出其不意，在受害者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对其进行袭击。在那个总是充满暴力的时代，欧洲人对这样滥施暴力的行径并不陌生，一旦维京人登陆，有关他们血腥暴力手段的谣言便迅速扩散开去。维京人还喜欢袭击修道院和教堂，因为这些地方脆弱而不设防，大多时候是基督教军队布防较少的地方。修道士与神职人员几乎是中世纪早期最高文化素养的代表，因此他们的观点在流传下来的史志及一些文学作品中得以保留。而他们在言语中对侵袭者表现出极度敌对的情绪也是可以理解的。因此，维京人被冠以“一群最可耻的人”和“肮脏的民族”的恶名。⁵ 然而相比之下，从整个历史图景来看，我却认为他们的血腥暴力并不比野蛮时期的其他人更甚。在那个时代，像查理曼这样的英雄，其杀戮规模可比北欧维京劫掠者大多了。

在维京时代，斯堪的纳维亚寻求了一条与欧洲其余各地截然不同的独特路径。艺术、文学和宗教的发展独具特色，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商贸之路也开了历史先河——至少规模不可同日而语。而他们的许多人也离乡迁往像格陵兰岛、俄罗斯内陆、英格兰东部和法国北部这样独特的地方。总而言之，维京时代是个风云变幻的创新时代，而那时的斯堪的纳维亚也迸发着活力。自从发明了长船，北欧众人都渴望抓住自己眼前的机遇。欧洲各王国在此期间也经历过